

## 河中水手

□ 张红军

我看见河流在辽阔的身影下  
爱长的飘忽  
水面叠着前一天的浪  
又爱过今天的船帮

河中水手扳动时钟之檐  
撬开刻开晨露时  
把朝阳拨得更亮些  
船尾的航迹里  
碎光跟着转

太阳挥洒今天的笔  
在水面写流动的念  
他弯腰擦船边的锈  
指缝漏下的光  
落在刚解下的缆绳上

向河流泼洒血液的尖酸  
早把力气揉进船板  
如今锚链收放的节奏  
还和他当年教的一样

礁石星座嵌在水深处  
是他眼里的航标  
每块暗礁的位置  
都刻在掌纹的褶皱里

穿越渔村，一些石砌的语言在悠扬的浪声里日渐风化，祖先的诺言沉淀成舟楫之声，渐行渐远。父辈苍老的手臂爬满海风咸湿的纹路，手中的粗瓷海碗正发出风暴低沉的怒吼。此刻的海滩上，有几行固执的脚印，正一代代地传承着大海的基因。

## 渔村速写

□ 应红枫

简陋的渔埠旁，静默着几艘被风浪撕裂的舢板，它们和渔村汉子一样，曾经搏风斗浪，建造家园。而渔村，依然生生不息地传唱着远航的号子，潮涨潮落间，岛屿匍匐成受孕的珠玑，浮动在浩渺的潮汐之上。

在渔村里，我见证了大海的变幻莫测。海天一色，辽阔无边，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壮观。渔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每一个日出，都是全新的开始；每一个日落，都孕育着新的希望。

渔村的汉子们以大海为生，以渔获为荣。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危险，但他们却从不畏惧。他们的身体被海风侵蚀，但他们眼神却依旧坚定；他们的手虽然布满老茧，但他们的心却依旧温暖。

渔村的妇女们以家庭为生，以孩子为荣。她们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和操劳，但她们的却不抱怨。她们的身体虽然日渐佝偻，但她们的笑容却依旧灿烂。

渔村的孩子们以大海为家，以自由为荣。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纯真，但他们却从不放纵；他们的身体虽然瘦弱，但他们眼神却依旧锐利；他们的手虽然稚嫩，但他们的心却盛满童真。

渔村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充满了温馨和幸福。这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精神却依旧富足；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的笑声却依旧响亮。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海的浩瀚，感受到了渔村生活的不易，更感受到了渔民们的坚韧和勇敢。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他们的笑容虽然朴素，但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他们的爱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穿越渔村，我感受到了大海的浩瀚，感受到了渔村生活的气息，也感受到了渔家汉子们的坚韧和勇敢。

此刻的海滩上，我以鱼的姿态贴地飞行，收获暖阳下每一片闪光的鳞。



以船为家、以水为伴。朝夕相伴的浪涛、岸线流转的风景、心底深藏的情愫，都化作一帧帧的人生剪影，定格下平凡而珍贵的瞬间，成为独属于水上人的生命印记。让我们走近这群与水共生的劳动者，聆听浪涛里的人生故事。



梦想照进现实，我坐在小城剧院，真实地看到了偶像费翔，也看到了那个在水上踏歌行的水手。

## 水上踏歌行

□ 方军

几十年前，父亲在港口做工作，少年的我上父亲船过春节。除夕傍晚，水手周师傅、厨工洪大吆喝：“走，带你去办公楼看春晚。”我一听就雀跃起来，父亲牵着我的手和他的同事来到港务局机关大楼，在三楼走廊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一个黑色四方匣子，父亲告诉我，那是电视机。过道上早坐了三四排人，像幼儿园里孩子一样坐在小椅子上。

穿着红色演出服、内穿白衬衣，系着黑蝴蝶结的英俊费翔亮相，他边唱边舞，轻快明净的声线穿透时空。那一夜，我沉醉在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旋律里。少年的情怀门扉悄然打开，看着费翔迷人的笑容，我暗暗地想：如果现场看一眼费翔，该是多么幸福啊！

十八岁那年，我踏上甲板当上一名水手。在四面朝天、一面环水的基地船上，放开喉咙吼歌成了水手业余生活一大快乐。那时，我们打开基地船的扩音喇叭，播放《水手》《忘情水》《恋曲一九九〇》《潇洒走一回》，每当听到这些优美的经典音乐，心情像江上波浪一样跳动、愉悦，又像江鸥在激流上盘旋、飞翔，灵魂深处的寂寞与感伤如风一样散去。

婚后，我随着船队跑长途。一次，跑一趟汉口至镇江的长途，船在汉口等装一天，装完货再日夜兼程往下游赶。船长通知船员，船在港一码头停靠四十分钟，等机舱加足燃料，连夜发航，到九江新港锚地抛锚。燕子形庞大的船队在将军山开始调头，天色已渐黑，港口灯光争相辉映，平日看惯的夜景，此时在我眼里极为亲切可爱。我心头一热真想准备好拎着行李下船，也盼望双肋生出一双翅膀，飞到江边港口宿舍七楼，家里温馨的灯光召唤我归来。后来，自己转念一想，既然是船员就要踏浪前行。我转身钻进房里，伏案疾书写一封信，装进信封写上妻子的名字，郑重地托下船的电工小和交给妻子。船队在夜晚九时离开港口，我久久地伫立在船尾甲板上，在螺旋桨强劲有力地震动中，低声地唱起周冰倩的《真的好想你》。

步入不惑之年，看着荧屏上晃动着超女、快男、歌星，我心如止水。随着时代车轮飞转，小城每年春晚也迎来一拨影视歌坛明星，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看到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了。小城2009年春晚，朋友赠一张晚会票，说你的偶像费翔来献唱。那个夜晚，我坐在影剧院台下，看到穿着一套湖蓝色西装的费翔出现了，白皙脸庞没有以前红润，眼神没有往日晶亮，舞步似乎也没有过去轻盈，但他的歌喉仍磁性透彻，穿越时光，唤起内心深处最难忘的记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怀如醇香的陈酿让我久久回味。

## 舟行万里

## 水映浮生

谁能想到，小洋山岛，这“鲲鹏化处”之地竟成世界强港。

据说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摩崖石刻题词的游兵都司张文质在小洋山岛上看到成群的海豚出没于岛屿周边的汹涌波涛之间，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如今，满目皆是巨船进进出出。

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深水枢纽港，已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晴雨表，让全世界瞩目。

小洋山旧时以岛上多羊而得名，以山石玲珑而闻名。从弹丸小岛变身现代化大港口，原生态石景依然如初，石龙奇观还在延续动人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仍在歌唱。

大海、渔村、石景，是小洋山以前的印象；大海、港口、石景，则是小洋山现在的风景。

## 鼠浪湖岛

长长的码头上，多台抓斗式卸船机正在对巨轮上的矿石进行卸载，岱山鼠浪湖岛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眼帘。

红、黑、黄各色矿石小山一样堆积着，几台斗轮堆取料机连轴运转，矿石堆存场一派繁忙景象。

10年间，从悬水孤岛到年吞吐能力5200万吨的世界级中转大港，并且已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程智能化散货码头，这估计连最有想象力的鼠浪湖渔民画家，也是画不出来的。

港口大开发迎来历史性的转折，岛民整体搬迁、填海、造码头，鼠浪湖岛开始让人变得陌生起来。

岛上的村舍、楼房、山路不见了；渔码头、沙滩、渔船、渔景不见了；山峦与岛礁环抱着的宁静港湾不见了。

全球最大40万吨级矿船实现常态化靠泊，并且能两船同靠接卸。一艘艘巨轮在码头上靠泊卸货，一艘艘散货船满载之后朝着长江口驶去。

鼠浪湖岛的原貌保存在沙盘模型里，近200年的变迁史留在了村志中，那里有鼠浪湖人的记忆和乡愁。

## 大浦口集装箱码头

码头、泊位、吊机、外轮、集装箱，在定海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这些是最直观的。

谁也没想到，昔日的滩涂地竟华丽转身，如今每天都是灯火通明、通宵作业的景象。

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当蓝图被点燃，大港梦在这里启航，成为舟山开放的“海上桥头堡”。

在2号泊位，吊机将一只集装箱从码头上抓起，送到外轮上，操作吊机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司机。

码头上，有很多这样年轻的工人，他们忙着搬运、装卸货物，付出热情和汗水。

码头就像一根纽带，十几条国际航线连接着世界各地，促进着贸易往来。

国际物流岛的前景像海洋一样宽广。

沿着一条曲折折的小街向海岸走去，脚下的月光似乎被我蹬出了音律，叮咚有声。

## 夜读沧海

□ 吴海明

我静静地站在大海面前，放眼远眺，海天相接，晴空万里，明月高悬。月亮像从大海中洗过一样，皎洁无比，海面上映出一轮长长的光柱，波浪轻轻晃动，摇碎一片黄金。夜色已包容了世界的一切，唯有海浪在耳边，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

我站在海边，阅读着月光下的大海，像在读一篇无比浩瀚的生命诗集。我最先读到的，是它的封面。

月光下的海面，温柔娴淑，没有一丝躁动的气息。由于风小月

明，海面的波浪不大，一排排浪头从大海深处推过来，像少女舞动的裙带，也像舞台上曼舞的彩绸。凝视海面久了，又觉周围的大海像一个巨大的唱盘，那一泓泓的波纹，如留声机唱盘上一圈一圈的“漩涡”，每一道水纹中都蕴含着一首动人的歌。

这时候，我觉得大海像慈祥的母亲，用手抚慰着自己的孩子，忽而又觉得大海是永恒的恋人，就端坐在我的面前，含笑凝望，什么也不说破，含蓄而深沉。

不知不觉间，我突然有一种想



这座小小的岛屿，处长江的龙眼，凭借港口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尽显国际大港风采，码头岸线、桥吊、起重机、集装箱，整个港区车来船往，十分繁忙。一座东海大桥，与中国最大城市相接；一条条航线，与世界各大港口相连。

## 小洋山岛

□ 姚碧波

## 仙草潭

高大的龙门吊，靠泊码头的巨轮，漫长的海岸线。在轮船从岱山小长涂岛开往新竹的途中，仙草潭，这国内最大的船坞群，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眼前。

仙草潭——有仙草的地方，仙气十足，不同凡响。这里水深，大型船舶能进出，堪称造船黄金岸线。一批批造船人怀揣着造船大船的梦想，涌向小长涂岛。

我知道，这里拥有50万吨级船坞和2台800吨龙门吊，那是船企中的巨无霸，曾是亚洲最大。6座船坞总规模达107万吨级，让其他船企只能仰望。

在各生产车间、船坞码头，焊花四溅，弧光闪烁。上万名工人挥洒汗水，他们建造船舶就像搭积木，能建造国内外不同类型船舶。

从2009年首制11万吨原油轮交付起，金海重工成了纪录收割机，浙江省在建船舶吨位纪录被不断刷新。如今，手持船舶订单位居世界船企前列。

一座世界级船企，正在改变着小长涂岛的气质。“一带一路”，让金海重工制造的船舶遍布四大洋。瞧，汽笛拉响，又一艘巨轮从这里启航，驶向深蓝。

## 龙山船厂

码头、船坞、车间、龙门吊、吊机，以及在修的巨轮、靠泊的拖轮，构成普陀龙山船厂的现代工业图景。

当然，一群忙碌的工人是主体。那个在30多米高的吊机上的女工，手轻轻一按操控台上的按键，整个船厂都动起来，一派热火朝天。

在这里，切割钢板是生产力，敲击铁锈也是生产力。

从大集体时代修理渔船起步，到能修理20万吨级的外国巨轮。在龙山船厂，从一块钢板的硬度中，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多年的坚守，龙山船厂才有了今天。它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环，正以巨轮的姿态，向着大洋前行。

